

文化学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张晓东

在当前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中,中国的社会伦理与个人的道德实践都跌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为此,人们试图借助学校道德教育寻求化解这一症结的良方。过去人们多倚重道德哲学、道德心理学进行道德教育研究,较少自觉地站在文化层面思考道德教育问题,未能对道德教育进行积极的文化审视。而从根本上说,“道德作为文化现象,是人区别于动物而要求过有秩序、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的一种人文创造”,^[1]道德是充满了人文意蕴的文化现象,脱离文化谈道德是不现实的,从文化学的视角观照与分析道德,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道德教育的理解,并且,“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2]道德与文化通过对人文意义共契形成的这种交融状态,更是肯定了对道德进行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内核:一种理解道德的向度

有人做过统计,“文化”一词的定义有六百多个,不说各种专门学科术语的差异,单是日常语言里的文化定义,就足以使你迷惘。文化定义本身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从词源学上来看,“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指以礼乐制度教化百姓。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而对“文化”一词界定,国内影响最大是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漱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他把人类生活的样法分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三大内容。蔡元培在湖南演讲《何谓文化?》,提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并列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等。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并将它的含义系统的表述为:“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

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含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他还进一步把文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即所谓“已改造的环境的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两种主要成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100多种文化定义,然后他们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3]

无论是从广义上理解文化,将其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是从狭义上将文化理解为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属于价值形态的精神现象,从东西方对教育的定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道德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人们在定义“文化”时总要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核心”,正像上述K.科拉克洪所说“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因为对人类各种族、民族文化而言,价值观念是其“文化”得以存在延续复制的核心因素,而价值观恰恰是道德的关键所在。从哲学层面而言“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4]“文化”一词可以用最简单的两个字来加以界定,这就是“人化”。凡人化了的,就是文化。按人的需要和理想所改变的所创造的东西,就是文化。^[5]人类在“人化”创造客体的同时,也使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完整的人是以品德(或德性品格)发展为内核和基础的。如果用球型隐喻人的发展,那么品德就是球心,也是支架,可以统摄整个球的内涵和球面,与人的身体、智力、情感和审美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对人的整体发展具有支撑性和统摄性作用”。^[6]所以说,无论从文化的内涵出发,还是从文化的哲学本质出发,人的发展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其核心是德性的培育与生成。

二、文化走向:道德教育的真实平台

文化表征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文化意义的准确说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许多,试图精确解释文化的做

法将冒着极大的风险,往往令人却步,但是,对文化的适当解读与描述是可能的,通过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再认知,诠释与理解我们所处的文化时空,将帮助我们辨识和阐释人们的社会生存,考虑并阐明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获得,形成具有文化蕴味的研究视界。

1.文化的全球化

我们正生活在地球村,互联网信息平台促使文化进行着跨越国界的交流,这就使得当代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全球场”中进行的。不同国家、民族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激烈地接触与碰撞,进而生成新的文化范式、文化关系,呈现给我们一幅新的文化图示。全球化已经成为认识当代文化的现实框架,是一种必然选择与积极应答,鲜明地反映出文化全球化语境的客观性,要求我们自觉地将文化的各种既定形态和特征与全球场域结合起来,形成全球化视域中文化分析的新模式。全球化视角下的文化图景呈现出无限丰富的色彩,它已经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内化为我们日常生命和生活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强地渗透到文化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全球文化的架构已不再是纯粹理论构造的产物,而是文化生产、流通、传播的一种现实机制,是当下全球文化的生动写照。无论称之为进步潮流,还是现代性的陷阱,我们的文化视线都不能局于一隅,要善于从全球化的视角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和解答,找出问题背后的文化动因,从更广的范围内寻求答案。

2.文化的多元化

经济一体化并不等于文化全球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单一价值体系的所谓“全球化”了的文化,因为世界文化是由具有各自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组成的,从不存在超然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统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某个或某几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来形成。文化全球化的深层价值意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从而建构起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有人说当我们越拥有全球共享的信息与娱乐,我们越感觉到相互疏离,这并非是一件坏事。文化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价值的多元化。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总是人们共有的,但个人选择何种价值为核心构成自己的价值系统,则可以是多元的,尤其在 globalization 时代,以往相对隔离的各民族被更直接、更彻底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使得文化多元化格局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走向,要求我们必须有足够开放的心胸和不断创新的胆识,各人的价值观可以不同,可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排斥和对抗,相反它意味着更需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沟通。

3.文化的市场化、技术化

市场成为了现代经济的发动机和中心枢纽,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任何对现代社会文化的价值的讨论都不能停留在传统人文精英论的抽象领域,对文化危机的理解应该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结构变革和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7]这实际上是让人们充分考虑作为当代社会发展背景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与技术的强大动力面前,现代社会共同的终极目标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的精神生活趋向个性化、多元化,并且随物质生活节奏的快速变化而不断翻新。市场经济促成了大众文化的出现,消解了人们心中的神圣性,麦当劳文化、快餐文化充斥社会,金钱与效益作为衡量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与手段,生命的尊严、道德的崇高、价值的神圣被解构,市场化常常夸大了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正当性,无形中贬低了精神追求的崇高性,因此我们必须廓清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限度,防止其超过界线主宰我们的精神生活,腐蚀我们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

4.文化的日常化

“将文化意义限定在一种单一观点的表达中,或甚至是限定放在所谓的文化知识当中(例如,‘伟大的小说家’、‘严肃的作曲家’、或者‘科学天才的著作’)都忽视了大量值得一位社会科学家去探究的东西,通俗文化被认为是无足轻重,有时还遭到诋毁。”^[8]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日常文化在解构宏大神圣的同时,也在编织着充盈着生活意蕴的平凡崇高。所以,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把作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贬得一钱不值,但是文化工业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发达国家中蓬勃壮大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深刻的世俗化浪潮,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经受了强大冲击,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这种文化转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以及它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它所表现出来的日常性、生活化倾向是对过去时代极端的政治价值观的反拨和对先前政治与伦理一元价值结构的冲击,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三、文化审视:道德教育的应然状态

对文化概念与当代文化特点的梳理并不意味着要对文化做一个系统综合,以另一种意义上的单一文化替代过去传统的单一文化,只是想以此作为参照系和框架,提供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契机,反观作为文化核心要素——道德应该如何践行,试图站在跨学科的立场达成道德教育的文化阐释。

1.大力提倡道德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大力提倡的,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文化的来源和发

展,也是一种历史自觉与主动的历史精神之唤起。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道德浪潮冲击下,我们真的需要一种强烈的道德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要求我们始终具有道德构建的敏感性与主动性。当代文化转向对学校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理所应当与文化的现时特点相适应,要着眼于促使教育对象形成全球文化视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意识、品质与行为,使之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但是,适应决非毫无取舍的盲目接轨与照搬,更不能成为西方道德文化的“殖民地”,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种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品质固然重要,但道德教育着眼点还应该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面完善的道德品质和人格,而且这种道德培养既基于现实,同时,由于学校道德教育是指向未来和彼岸世界的,因此,道德教育还应包含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的引导和培养。因此,学校德育应保持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吸收世界优秀道德文化精神成果,使学校所培养的人更具有时代的规定性,也使德育自身更具有时代精神,同时,关注传统道德文化,让中国的传统道德意蕴焕发新的活力。

2.不同道德价值宽容与互动

在文化多元的社会,试图以一元挟持并控制多元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先导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宽容是我们面对多元所采取的策略,要以广阔的胸襟包容他者,而且宽容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价值。面对文化多元的世界,面对时代价值取向和传统价值观念,每一个体都经常处在价值观念的冲突、判断和选择之中。如何让他们获得价值,又如何获得我们理想的价值呢?机械强迫灌输肯定是不可取的。正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一样,不同的道德价值也应该形成良性互动状态,我们不是强迫性地让某些道德价值规顺于某一种道德价值,必须为人们所接受,而是让不同道德价值在友好地对话中,在给予了多样化的选择之后,实现我们需要的价值引领,从更深层次达成主流价值观的确立。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校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正视社会和受教育者价值观的多元化,同时也要坚持学校德育目标内容的一元化,要用代表个体根本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一元化价值观念调节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一元与多元之间形成互动状态,通过这种恰当的张力促进学校道德教育有效落到实处。

3.坚守伦理道德的底线

在市场与技术的强大掌控下,一切都可以换算成冰冷的金钱数值,为了金钱人们可以出卖很多东西,道德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就我国而言,我认为主要表现为道德崇高性的危机,有一种去道德的危险,是对道德神圣感与敬畏感的颠覆。道德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道德学习者至少能在伦理允许的程度与他人交往,在此基础上做一个更高尚的人。但是,我们过去学校道德教育

的目标倒挂,先学着去做“神”,再学着做人,一旦“神”话破灭,想让他再做人人都难了。我们应该形成可以公度的道德共识,我把它理解为公共伦理道德,它不是道德教育的最高终极目标,而是一种比较低的道德诉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形成最起码的伦理道德,以便在社会中生存,在此基础上让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守住伦理道德底线不代表我们有一种悲观的情结,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关注底线就可以轻易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道德关切,更不能放弃对个人道德问题的关注,而是把人类对终极价值或信仰伦理的执着,看作是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资源,不断对我们的底线进行规约与引领,实际上也只有对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达成之后,才有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与目标。

4.道德教育走向日常生活

当代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再把理想典范文化作为专注对象,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宏大神圣叙事走向日常细节揣摩,有人称之为文化平民主义。道德意蕴并不仅仅存在于英雄人物、精英阶层的伟岸品格中,它也流淌在普通、微小人物的血脉中。就学校道德教育而言,理解平凡中的道德更具有伦理与教育价值。对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喊早从胡塞尔就开始了,但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绝非日常生活的简单复制,是充满了意义的交往时空,我们对日常生活或者说是生活世界的关注,也不是对不加选择的任意的日常琐碎生活的肯定,而是对生活的本真性追寻,把道德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去,在生活中道德学习者才不会与道德相分离。让道德走向生活不是对道德意义的固定,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找寻它的意义,在平凡的生活中突出隐含的道德价值。实际上,也只有在这真实的情境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道德,才能被赋予情感结构,这时才能去体验充满了情感的鲜活的德性,通过人与生活中道德的交往,道德摆脱了枯燥的符号性存在,我们将会发现日常生活道德的非同寻常之处。

作者单位:南京师大教科院

责任编辑:曾艳

[参考文献]

- [1][6]朱小蔓,其东.面对挑战:学校道德教育的调整与革新[J].教育研究,2005(3).
- [2]马克思·韦伯.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3]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409-411.
- [4]郭齐勇、邓晓芒.文化学内核刍议[J].哲学研究,1988,(5).
- [5]肖蕙父.文化问题漫谈[J].海南大学学报,1991,(4).
- [7][英]戴维·钱尼著,戴从容译.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
- [8][英]马克·J.史密斯著,张美川译.文化——再造社会科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5.